

木茜★著

都市

这部小说
将给你全新的感受
和思考

一个梦幻 一个悲伤 一缕情丝 一缕惆怅 一份真情 一份迷茫

法律出版社

沼泽

一个梦幻 一个悲伤 一缕情丝 一缕惆怅 一份真情 一份迷茫

木茜★著

都市沼泽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沼泽/木茜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ISBN 7-5036-2739-5

I. 都… II. 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684 号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张宇东

责任校对/何萍

印刷/北京宏伟胶印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04 千

版本/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05 号科原大厦 4 层(100037)

电话/88414899 88414900(发行部) 88414121(总编室)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036-2739-S/D·2445

定价:20.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1

毕业典礼一结束，大学生们就立刻活跃起来。留言的、写信的、寄卡片的、准备开烛光晚会的，每个系和各个班都花样多多。姜悦还过图书馆的书就急匆匆地东瞧西看到处转悠找人。一身洗得褪了色的红色运动装不太显眼地楼上、楼下、教室、教研室地窜着。随着那头浓密的蘑菇短发一起一伏，脚上那双开口笑一张一合有节奏地咧着嘴。在实验室后边的草坪上发现了她一向崇拜的大思想家丁科瑾。见他伸直了腿成45度角地坐在那儿一个人犯呆，就跑了过去。

“喂，科瑾，我还以为阿冷眼你有什么节目，她人呢？”

他木讷地晃了晃那略长了的自然卷发，高凸的额头下坚毅而又黯淡的目光若有所失地望着不远处一对大学生情侣喃喃地说：“她在回避我。”

“为什么？”

科瑾站起身，捡起屁股底下那张皱巴巴的报纸，一边拧着麻花劲儿，一边朝小树林走去。一颗小草挂在他那笔挺、健美的大腿上，忧伤地左右摆动。

“喂！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倒是说话呀！”

这时候，史珊珊怀里抱着一个大彩盒，黑底黄花的宽松绸

衫闪闪烁烁,像一只花蝴蝶样飞到了丁科瑾面前。

“猜猜看,我送你的是什么毕业礼物?”

他把用报纸拧成的麻花给丁姜悦。“阿冷回来告诉我一声。”然后又对兴高采烈的珊珊说:“抱歉,我现在没心情,换个时间再说吧。”

望着科瑾大腿后边那颗挂着的小草,又看看珊珊怀里那被阳光照得金光闪闪的大彩盒,姜悦不禁有些气愤。她把那个带有铅印味儿的纸麻花丢在珊珊脚下,一甩头走了。

珊珊并不因为科瑾没收下礼物沮丧,也不为姜悦的蔑视有半点退让。大家本来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双双来双双去了四年又怎么样,能插得进就是避免一个不幸的家庭产生,说不定还能减少离婚率的上涨。珊珊哼着《爱你没商量》回了宿舍。她需要等待,需要时间。毕业分配方案已定,阿冷却突然坏了心情,只要她考不上研究生,这场竞争就算赢。珊珊坚信竞争后的占有,决不相信会有永恒的爱情。

科瑾终于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找到了阿冷。她坐在角落里悄悄地流泪,见科瑾上来,忙偷偷地抹去泪水,乌黑的长发垂落在胸前,半遮着鹅蛋形脸。长长的睫毛覆盖着湿润的双眼,却盖不住积压的情感中泛出的忧伤。他知道她伤心的缘由。那是她生活里的一个秘密。一个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为她不眠,为她不语,她的一切才这么牵动着他。他坐在她身旁,感受着她周围散发出的那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混合气息。

不知为什么,阿冷刚刚萌起的那股青春热情突然消失了。她像一只羽翼未全的小鸟,刚刚结伴走了一程,又回到了巢穴,无论她的同伴怎样呼唤,她始终不敢面对大自然的现实,她放弃了考研究生,她回家了。

2

梁阿冷离开了古老文明、繁华喧闹的华都，又回到了养她长大的塞北小城。这在大多数人们看来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儿。凭她家庭的社会关系和自己的才学，种种选择都不该是再回来。水往低处流不假，可还没见人往低处走的。姜悦骂阿冷是天下第一号大傻冒儿。阿冷不认为自己是追潮流的产品，更不是赶时髦的品种。可无论对自己抵抗“红眼儿病”的免疫力多有信心，总要找饭碗。找个什么样的饭碗，是泥的，铁的，还是金的，一下子成了梁家的热门话题。60 平米的客厅正堂中央悬挂了三米多长的徐悲鸿奔马图，下面是一圈圆角深棕色意大利真皮沙发，沙发前的加长茶几上摆了十几个景德镇瓷茶杯和一把大肚茶壶。左边的大玻璃橱里摆满了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顺序下来是高低柜，一台 30 寸遥控日立牌彩电的左右卧满了玉雕的大象、海豹、老虎什么的。晚饭过后，姥姥关上门在自己房里拜观音。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

梁多、梁牧、梁超三兄弟，论年龄依次减少阿岁，论长度依次增多两公分，论重量依次减少四公斤，大刀眉、虎胆鼻、肥厚的嘴唇上都有一撮小胡须。长得全一个模样，每逢人们问起韦欣怎么辨别她这仨大儿子时，她都回来埋怨梁治章，怪他睡觉全一个姿势。

以往都是二哥梁牧致开场词，今晚却是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哥梁多开了头。他一边品着阿冷泡好的茶，一边说了十几个学校和一个研究所，不等阿冷言语，三哥就连声反对，说没有效益。

“效益？是不是想她去印制人民币？”

“那倒不至于。喂，大哥，你说这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句话倒把梁多给问住了，“反正不光是为了钱。”

阿冷顺手拿起那本郁达夫的诗选溜出了客厅。她已厌倦了探讨人生。这个简单又复杂的话题，在大学里就谈论了不知多少个夜晚，答案是什么，没人能说得清，客厅里的话题仍在继续。三哥说为了钱，二哥补充说还有性。

“呸！狗屁！”

那是梁治章的声音。自从退居二线后，没有机会喊“狗屁”，也很少有这样的噪音了。他清了一下喉咙，像开市委常委会作报告那样，呷了一口茶，然后满脸历史使命地说道：“人活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哼，那是邱吉尔，英国首相。”

韦欣见老头子和儿子们离了题，就端了碗红小豆，来到阿冷的房里。

“其实，最让妈着急的不是找工作，是找丈夫。”

阿冷一震，是呀，找工作和找丈夫不同。工作不合适可以再换，丈夫不能换。她经不起“伤风”后的发烧和头痛。

“别想那些不现实、不具体的东西，那些诗歌离生活太遥远了，在物质不达到极大丰富的任何时候，条件都是选择和追求必须考虑的。婚姻不需要爱情，爱情也成不了婚姻……”

阿冷听走了神儿，将挑出来的坏豆子丢进了韦欣的好豆子里，正在这时，三哥推门进来。

“在说悄悄话？”

“如果没猜错，是谈爱情？”二哥朝她点了一下他那梳得油光锃亮的大背头。

“阿冷恋爱了？”三哥狡诈地审视她。

“你看我是热恋中呢，还是失恋了？”

“看不出，好像什么都没有，是没人追求，还是不接受？”二哥也在仔细审视她。

“好歹二哥也读过代培生，”阿冷一边往外挑刚刚丢进去的坏豆子一边说，“大学里的情况比我看得明白，大学生谈恋爱几乎是走不完的夏季，爱得死去活来，毕业一分配也拜拜，这已成为经验，我何苦多添一个百分数，浪费感情！”

“增加对异性的了解，回想起校园生活不至于太苍白嘛。”

从客厅移到闺房，话题由找工作换成了找婆家。梁牧和梁超一会儿看看阿冷床头的那只唐老鸭收藏袋，一会儿又瞧瞧窗台旁那盆长得嫩绿的吊兰，拨弄一下躺在床上的吉它，又摸摸挂在墙上的丑娃娃，俩人一唱一和要给阿冷介绍男友。梁多也挤进了阿冷的闺房，长期蹲机关，养成了他遇事一本正经，对敏感问题不马上表态，总是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之间找出一条中庸之道。可眼下，看着梁牧和梁超哄着让阿冷出嫁，有点儿耐不住了，阿冷不是他们的亲妹妹，母亲收养了姨妈的这个非婚生的表妹，种种原因，梁家对阿冷的身世一直守口如瓶。梁多从小就喜欢这个与他们家人有看不同气质的表妹，不卑不亢，傲而不狂。他喜欢她那与众不同的谈吐和带点儿古怪的思维。

“出嫁是以后的事儿，眼下要给自己选个好位置，中国的表格多，总不能在职务那一栏里填煮饭婆吧。”

梁多一个岔又把话题给拉了回来。于是大家挑来选去，觉着去外贸好处多多。一来待遇好，二来有机会出去开眼，重要的是能在贸易上同粮油进出口公司的经理三哥梁超大人联手。韦欣并不完全理解儿子们说的贸易联手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外贸经常过年。从吃到喝，从穿到戴，连厕所里的垃圾桶都是进口的洋玩意儿。听说有个姑娘还找了个进口丈夫嫁

去了美国。这工作真是挺合老太太的意。她端起挑好的红小豆，就去给沈市长拨电话。外贸的刘局长是沈志效一手提起来的，她找他准没问题。

梁超抱着阿冷的那把吉它，一只脚蹬在床上拨弄着噓噓的和弦，见阿冷对此安排没有多少兴趣，情绪也不高，赞赏她具有商人的素质。

谈到商人，坐在竹椅子上的梁多不免有点儿踌躇。他不主张阿冷过早进入商人圈子，他担心她会受到伤害。

梁牧有椅子不坐，却坐在了阿冷的床头柜上。那个阿冷用来装果皮的大海螺成了他的烟灰缸。“大哥，你太保守，这样会把阿冷束缚成小脚婆娘，她的潜力很大，应该去适应社会，投入潮流。”他又拿起阿冷的那只小猫咪圆珠笔转动着。“未来世界不是你这个当处长的，也不是市长的，是商人的，说白了是金钱的世界。”

“对，到处充满着交易、欺骗和诡诈。一切价值都以钱来标定。”梁超说。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以钱来标定的吧？”阿冷怀疑地说。

“理论上说不是，实际上是，只是钱的位数以及运用的手段问题了。”梁牧说。

“有些东西一旦标上了价格，就变得一文钱不值了。”

梁牧微微一笑，放下手里的小猫咪圆珠笔看着阿冷，“你指爱情？”

阿冷做了个怪表情，起身去了洗手间，大家就这样散了。

对于爱情这个问题，阿冷的幻想并不比其他女孩子少，几乎在上初中的时候，每天早上梳洗完毕，背上书包，都在镜子前悄悄地凝视几秒钟，然后一路上浮想联翩，希望自己那天生的美丽能与日俱增，希望自己是同学们中最优秀的。课间操时，在几千个同学的操场上。她两脚并拢，舒展身体，然后暗

暗地环视纵横队伍,确认自己是不是最标准的。果然有一天,十几双目光在每个班级的队伍里逐个审视,搜索了一个小时,挑出了三名女生,两名男生。放学时,校播音室的大喇叭里通知这五名同学到教导处去。阿冷被上海芭蕾舞学校选中了,又经过两轮淘汰,只剩下两名,阿冷仍在其中。当时,很多同学为她激动,而她却一口回绝了。她不想去上海,她要去华都,她要见她的生父满威。抱着这个美丽的梦想,又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勤奋的日日夜夜,终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华都。令人激动的开学典礼,令人振奋的甜蜜梦幻。在她的生命里,只有两个男人最重要,一个是她的生父满威,另一个大概就是科瑾。她曾几千次、几万次地在心中勾画、描绘她那一年年走近、一日日来临、充满了爱、充满了温馨的生活。她可以挽着父亲的手臂去散步,可以为他烧上一桌可口饭菜,可以同他去听音乐会,她只需要他买给她一个洋娃娃。然而,这一切在毕业前都被撕了个粉碎。满威不承认他有这样一个女儿。梦醒后的阿冷,开始怀疑人生,怀疑爱,怀疑真情,怀疑男人,怀疑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的存生。她昏了,混沌了。世界上的万物变得扭曲、摇摆不定了。不管科瑾怎样表白,怎样挽留,她都要离开他。亲情都变成了气泡,爱情更不牢靠。她再也不敢做梦,不敢依恋,甚至对感情恐怖了。阿冷在洗手间里偷偷地哭了。多么希望姥姥那一次病重没有告诉她的身世。多么希望自己没做这个长久而又令人心碎的梦。那样,她就不会冒傻气拚命考进华都,更不会认识科瑾。她可以在这个小城里快乐地生活。然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抹去眼泪,悄悄地把这隐痛藏了起来,过一段时间这种失落会慢慢地淡忘的。她这样劝慰着自己,看看睫毛上不再挂着泪珠,才从洗手间里走出来。

3

韦欣一个电话，调来了沈市长。50刚出头，头发就白了。老伴替他染了染，梢上黑了，新长出来的根还是白的，像一盆精心培育的韭菜，浓密旺盛。额头前三条等长的皱纹中间还来一竖，呈一个王字，除了王字；其他部位如同熨斗烫过，没有一丝痕迹，稀少的眉毛下两只凹陷的眼睛炯炯有神，一身藏青色毛料制服裹着他那缺少脂肪的身躯。脚上蹬了双布底布面的圆口鞋。梁治章见沈志效手里提着一瓶五粮液，腋下夹把韭菜，笑了。

“怎么，自备粮草？”

“我就爱吃嫂子包的饺子。”

“吃我的饺子可以，阿冷去外贸的事儿你可要多费心。”

“阿冷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沈志效一口应下了。韦欣里外忙乎着。自从梁治章退下来当顾问后，登门求见的不再大包小裹的了。家里少了许多热闹，多了些冷清，冷清得让她心里烦，瞧着保姆闲着不烦眼就给“炒”了，弄了本烹调书，亲自下厨房学烧菜。沈志效非说她烧的菜味道好，隔三差五就跟梁治章来喝一盅。

梁治章心里有数。她能做出什么好菜？不是担心变成白毛女，就是害怕变成蝙蝠飞出去。沈志效冒着生命危险来吃韦欣的菜是因为梁家在这小城里是响当当的实力派。梁多的岳父岳母、梁牧的岳父岳母，还有梁治章的七八个堂兄、堂弟，个个身居要职，独居宝座，眼下沈志效说不定又有什么闹心的事要求到他了。

“老伙计，我来是找你办贷款。”

“你这台上的市长办不下来贷款，非找我这下了台的市长？”

“对喽，非你莫属。”

“到底弄的是什么名堂？”

“我在华都投资了 880 万，盖了个小楼搞了个联营公司，明里是给老干部去华都游玩创造方便条件，暗里做些生意，我去办贷款不合适。”

果真让梁治章猜中了。俩人吃饱喝足了，备了车，去找梁治章那个银行行长的堂弟去了。

一贷就是 500 万，只是要等两星期后才能拿到车皮计划。梁超又出面调车皮。沈志效这桩生意，几乎让梁家给包了。

深夜，沈志效洗完热水澡，竟没有一丝睡意。他穿一件丝绸睡袍，赤着脚在窗前吸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老伴知道，他又动心思了。见他没完没了地呆站着，不敢去烦他，泡上一杯茶，先上床了。

他不能不犯呆。在华都盖的那个小楼，是他私下挪用的公款。如今楼虽盖了起来，880 万却迟迟拿不回来。他接二连三地深去驻华都的经理，不仅生意做不成，还受华都方面的排斥，他不能不动心思了。

银亮的月光倾洒在他那瘦瘪的略有点儿驼背的身躯上，颧骨突起、额头光亮、两只眼睛更加深陷了，他的祖先有部落的首领、森林里的寨主、山村里的农民，还有农民起义军的头领，他们都经历过饥饿、贫穷、困苦、掠夺以及占有，一代又一代，经过了多少个循环周期，从贫穷变为富有，得到了又失去。10 岁那年，沈志效还在山沟沟里放猪，14 岁进了工厂学徒。农民有农民的思维，有农民的哲学，简单、明了、直接，他不想一辈子同土坷垃打交道，更不想放一辈子猪，当个猪倌，他想

当大官，光宗耀祖。于是他一边做学徒，一边又上夜校。这个劳苦出身的工农干部，出色地继承了他祖先的那种坚韧不拔的钢铁般的毅力，同时继承了农民统治泥土的那种摧毁力和杀伤力，从他 21 岁当上区团委书记，他就把游动着的人群也像地壳一样，分为软质土层和硬质土层，还有岩石和盐碱地，按季节和时令，什么时候用锹，什么时候用铲，什么时候用镐，他有各种各样的农民治理土地的工具。由于他不懈的努力，25 岁就进了区委领导班子，从此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高大强壮起来，思维也由简单变为复杂，处事也由直接变得委婉，从前抽旱烟，如今改抽香烟，硬木烟袋锅子换成了白玉过滤嘴。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惟有上厕所还用报纸擦屁股。他洗手间里摆一卷高级卫生纸是给人看的，他说那卫生纸擦不干净。他每次大便时手都拿一张最新版面的报纸，坐在大便池上，一边津津有味地大便，一边津津有味地看报，末了将报纸熟练均匀地撕成四份，一份一份地在屁股上擦完了后同粪便一起冲进了下水管道。此刻，他脑门上的王字更加深刻了。沈志效停止了吸烟，他善于调动各种客观因素，利用各种矛盾布下陷阱，从而让他的猎物自投罗网，然后他再为落网者安排一系列痛苦不堪的命运。30 多年来，他就是这样，每次失眠症犯后，他就会织出一张网，这种权术的游戏远比他老婆的那张床有快感。明天，他兴奋地闭上双眼，明天他精心布下的网就要有诱饵了，再也不用为远在华都的那座小楼难以控制面发愁了。望着窗外那高耸云天的电视发射塔和新建的电厂，心中一阵快慰，他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远处那些星星点点的灯光是在他的控制下才发亮的，他伸展了一下身体，去喝那杯泡久了的茶了。

4

在沈市长的办公室里，进来一位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青年。他就是沈市长在华都联营公司的经理严辑。

“沈市长，车皮已到位，明天一早就装货，我想在走之前，答谢梁伯伯和梁超，您的意思呢？”

一口浓浓的京腔京韵。眉宇之间显露出果断、坚毅又不乏谦和，不难看出，他对沈志效是毕恭毕敬的。

沈志效习惯地用手指在空中划了圈儿。表示已阅同意，至于送什么，价值多少完全由严辑自己决定，严辑刚要说什么，却见市长操起了电话。

沈志效让阿冷立刻到他办公室来，随即又同外贸的刘局长在电话里介绍阿冷的情况，并让他马上派人事科高科长前来审核。严辑顺手拿了一本杂志翻着，他眼睛虽看着杂志，耳朵却一字不漏地听好了沈市长的每一句话。他不知道梁治章的宝贝女儿，梁超的妹妹是怎样的美貌仙子，竟令沈市长如此夸奖。

阿冷先于外贸人事科科长到了，她随秘书来到沈叔叔的办公室，见里边有客人就退了出来。沈叔叔执意喊她进去。

就在最初她走进沈叔叔办公室的几秒钟里，严辑的眼睛里发出一种异样的光芒，随即，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便在这个华都来的年轻经理的脑袋里运转起来。外贸做的是客户，内贸做的是人际关系。所有内贸不外乎有三大件：金钱、权力和美女。最好命的不过只占有一件，而眼下的这位小美人儿却占了三件。尽管她处在多边形之中。严辑还是把这意外的发

现列入了他要开拓的项目之中。

乔科长不过是例行公务，一会儿功夫就结束了谈话，带上阿冷的简历走出沈市长的办公室。沈市长执意要送他，这使他极为不安，惊慌得找不到来时的路，嘴里连连说：“市长留步、留步，我会马上办理梁阿冷的一切档案手续。她的条件相当不错。”

“不急，一切按照人事规定办理。”

火急火急地召见还说不急，定是上级在跟下级客气。乔科长再一次表示尽快办理好阿冷的事。他不知道这位市长大人的话是真是假，更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何用意，只知道市长送他这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跑腿科长实为少见。

接受一个陌生男子的打量确实让阿冷感到不安，本来就有点紧张，被严辑这样一看就更不自在。严辑得体地做了自我介绍，阿冷不像先前那样戒备森严，却依然没有任何语言。

“你的名字和你人一样。”他见她抬起低垂的睫毛，两颗深黑的眸子看着他并不讲话，就又说，“真是很难让人忘掉。”说完，他的脸上带有一丝难以描述的表情。

沈市长回来了，严辑停止了同阿冷的谈话，他换了一个坐姿，望着沈志效。

“这就是梁伯伯的千金。”沈志效说完又转向了没有热情的阿冷。“回去对你妈说，严辑要登门拜访唷！”

沈市长把一切都弄得自然、合乎情理，使梁超和他的父亲梁治章，还有严辑，都有了一个美妙的遐想。

5

傍晚，梁超亲自驾车把严辑从宾馆接到了府上。

梁多和梁牧也回来了，大有那么一种气势。谈话和吃饭中，严辑表达了一些意思，也看出了一些意思。但双方都没说出自己的意思。

对于严辑来说，让他最没有信心的不是安静、冷漠、不容易接近的阿冷，而是她的二哥和三哥。第一次，他没有贸然。

送走了严辑，阿冷又成了大家谈话中心。梁牧一边夸严辑做事漂亮，一边朝那套进口的组合音响走过去。随手按了一下键。一首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在客厅里回荡。

“是有见识的人。”

三哥话锋一转指向了阿冷。“唉？我看是不是对小妹有点意思？”

阿冷只顾欣赏音乐，没听他们的谈话。梁牧眉毛向上一扬，抬手把音响给关了。“阿冷，别装着若无其事的。”

“怎么了？”

“真的不知道？严辑可是冲着你来的。”三哥嘻笑着帮二哥的凶。

为了逃避二哥和三哥的一唱一和，阿冷躲进了姥姥房里。她是姥姥的心头肉。老太太要是知道谁欺负她，准用拐杖打烂他的门牙。

在三个哥哥当中，要算二哥最有才气了。不仅文章经常见报，对事物的见解也非常独到。阿冷称他是时代的时髦人

物。上山下乡那会儿他当解放军，别人返城时他又成了工农兵学员，老中青三结合进了领导班子，不到 35 岁已是院长的苗子，只等批文一下就走马上任了。如此佼佼者不知为什么，阿冷就是不喜欢他。

梁牧认为，别人喜不喜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从老爸那儿回来他开始伏案为医院制订改革方案。开放了，改革了，市场搞活了，物价上涨，医院也该有经济效益。医生就是院长的业务员，患者就是医生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风雨无阻，非来不可，特别是骨外科、手术室、妇产科、牙科、儿科、急诊，他在考虑重新计价，在那些熟练业务的专家、主任、主治医师的名字下打着标记。渐渐地，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严辑，他对沈志效这个远在华都的联营公司也发生了兴趣。

6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沈志效的这张网还真有魔力，严辑带着华都的神采和信息又来了。这一次，他搬来了华都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宋雅文。

沈志效脱掉了制服，换上了只接待外宾才穿的淡灰色西装。然后告诉秘书这两天不要给他安排任何场面。交待完毕，便去开他那个联营公司的筹备会了。

一切都在沈市长织的这张网中进行着。

会议一结束，严辑就以他个人名义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招待会。凡是与他计划有关的，特别是买卖上的同盟者都应邀出席了招待会。梁治章和韦欣坐在嘉宾席上。沈志效把